

開放文學 – 風花雪月 – 再生緣 第四十八回 聽風聲奏章早上

詩曰：瑞柳蘇娘互泄詳，東平聞語意如狂。喜而不寐朝天闕，待漏楓宸早奏章。

話說忠孝王安罷了郡王數言，就到舞彩宮請了安。向父母道：孩兒已用早點，就此要到岳父母家中問個的實，回來吃午膳便了。國丈王妃一齊道是，小千歲便走出宮來。

雲板三擊出銀鑾，高坐朱輪走正轅。儀仗不排惟照傘，滔滔直到孟衙前。王爺下車司閽接，一個個，屈膝行參稟事端。

啟王爺：相爺與少老爺都進衙門去了，不在家中。

千歲聞言應一聲，孤家就見太夫人。司閽隨即敲雲板，忠孝王爺進二門。只見魁郎書院出，從容相告入高廳。行緩款，意慙慙，作揖含歡啟口雲：祖父家君皆早出，姑父光降失相迎。東平千歲忙回禮，把手攜攜面帶春。

啊唷，小賢姪好早，這時候已進書房了。祖母可曾梳洗？

魁郎見面含歡，欠欠身軀接口言。春日融和天氣好，讀書不敢懶貪眠。適才祖母抽身起，這時候，梳洗多應已早完。千歲正和公子語，內堂傳進入明間。魁郎欠體慙慙遜，他把那，袍袂連抬拱手言。

姑父請了，小姪引道了。

王爺看看笑稱奇，贊一聲，賢姪聰明好禮儀。隨即相同朝裡走，已臨內院幾重扉。魁郎公子當先引，款動雲根小皂靴。報說姑父來到了，孟太太，湘簾之內笑相趨。

呀，小君侯來了麼？今日他爺兒都不在家裡。

王爺答應就登堂，施禮殷殷叫岳娘。問過安時歸了坐，旁邊陪著小魁郎。須臾一道香茶過，年少王親攔了觴。怨色微生眉暈上，春風微帶臉霞傍。慙慙坐到夫人近，欠欠身軀道細詳。

啊，岳母，廿二日那個事件，諒必悉知的了。

湖廣差官送一人，道言說是貴千金。當朝應對多明白，她並且，八句清詩立刻成。岳父大人言假冒，荊襄女子說真情。兩個質證難分辨，弄得個，天子心中也不明。命婿領回皇府去，說道是，作妻作妾任憑卿。

啊，岳母，請想這件事，可是小婿做得麼？哪有個真假未分而就領回之理？

燕玉成親已不甘，怎麼肯，領回假冒一紅顏。若然小婿真如此，令愛千金豈復還。當下跪於天子近，竟將本意奏龍顏。朝廷准了辭婚語，那女子，倒放奸刁出巧言。夫不認妻爹棄女，微軀何用立人間。說完就撞盤龍柱，看她的，情狀如真也可憐。聖上急叫宮女救，暫時收進後宮間。待其實者尋來日，相共於歸王府前。小婿見她身欲死，倒有些，心中憐動起疑端。

咳！岳母呀，岳父是暗認過的，自然知道她是假冒。小婿是還在夢中的，豈沒有一些狐疑？

歸家告母共相猜，猶恐她，果是千金故有才。如若真來非假冒，豈不害，尊衙令愛陷宮台？因而要接蘇娘子，問一個，詳細情形好主裁。誰道家門還有幸，倒是個，小鬟瑞柳報忠懷。

啊，岳母，小婿那邊接了蘇奶奶去相問，倒是這瑞柳在旁說道：蘇奶奶你不要含糊了，孟小姐已經相認過了，還瞞些什麼。

其時小婿好心歡，一家門，逼住蘇家奶奶言。她尚支吾推別故，萬分無奈始明談。認親密事從頭訴，我方知，令愛千金現做官。

咳！小婿的這一片為令愛之心，難道岳父母還不見諒？

可憐灰盡少年心，守義三春不改更。昔賜勇娥辭帝命，令借燕玉宿孤衾。只待要，棄官天下尋蹤跡；只待要，自踏關山訪佳音。現放著，靈鳳宮留賢令愛；現放著，王妃誥與貴千金。荷蒙聖上憐臣子，降諭諸方代我尋。

啊呀，岳母呀！可憐小婿，自從上諭頒發之後，哪一日不到部內稽查？

一本來時一喜歡，幾為失望好悲酸。思量得個存亡信，真是千難與萬難。廿二那天聞送到，小婿與，家君飛馬到金鑾。見其不像圖中貌，竟叫我，心化如冰頃刻間。多半已是無指望，還只望，貴州消息與雲南。誰知初五曾相認，岳父母，倒把癡愚小婿瞞。

啊，岳母大人，小婿如今就要上本奏聞了，特上告之。一句。

千金所慮事多椿，據婿觀來盡不妨。雖則回天無大力，可以把，血誠一點動君王。尊府令愛為丞相，況且是，如此忠來如此良。大料朝廷心不惱，盡堪放膽上書章。既然知得千金在，哪有個，這段姻緣失了雙。忠孝王爺言到此，立起來，撩袍雙膝跪華堂。

啊唷，岳母呀！如今是要求兩大人做主的了。

一封本奏聖君前，大料朝廷必赦寬。令媛如其還執性，卻須來，岳翁岳母勸成全。若然難挽千金意，小婿也，萬事無心不做官。忠孝王爺言著跪，孟太太，驚駭駭駭急相攙。

啊唷，小君侯請起，這件事還不見真哩，你不要這般輕信。

夫人說著變容顏，又是相憐又是慌。欲要明言防害女，不住地，聲聲語語伯傳揚。孟家太太含糊際，急壞東平忠孝王。

啊唷，岳母呀，這是怎麼主意，難道不肯認小姐了？

王爺急得怒嗔懷，走個魁郎公子來。傅粉腮邊含著笑，叫聲祖母莫遲挨。姑父已經知風了，何必相瞞又見猜。待等情形安妥下，好叫我，姑娘回轉家中來。魁郎言訖王爺喜，大贊聰明幼小孩。

啊唷，好賢姪！他也為顧著姑父。

孟家太太聽孫雲，只得開言說分明。拉住東平千歲袖，叫聲賢婿且消停。原於初五曾相認，第二日，她就金鑾點試臣。小女已經場內去，怎生造次報尊門。一來為此含糊著，二則還防害麗君。她道身軀多少罪，若然洩漏命難存。誤人婚姻欺廷相，攪亂陰陽欺聖君。如此四椿沉重罪，真正殺剛也還輕。千叮萬囑方才去，叫我把，消息休通賢婿聞。既是君侯今已曉，必須斟酌再施行。

忠孝君侯呀，上本呢，由你去，只不要害了我女兒。

若然天子赦將伊，我自當，做主完全夫與妻。就是麗君還固執，爹娘之命怎更移。她若有點差錯處，那其間，斷送吾兒卻不依。忠孝王爺聞此語，連連應答笑微微。

是，是，是！岳母放心放心，把令千金交與小婿便了。

只要相求做主張，千斤重擔我承當。雖然沒有回天力，令愛之心可救將。就此拜辭歸去了，小婿是，立時寫本更何商。王爺言訖匆匆別，孟太太，微皺眉頭扯住裳。

啊，賢婿且慢，你丈人只怕將及回來了。再等大家商議商議，然後進本未遲。

東平千歲便消停，坐在堂中等候臨。就與魁郎同說笑，講了些，詩書道理甚精明。夫人知婿無飡飯，密諭廚房備點心。先用些微佳細點，香茶一盞共談心。俄聞侍講龍圖轉，雲板三聲進內廳。左右書僮開了，父子前後入堂門。王爺接著忙相見，孟大人，喬梓齊齊道失迎。

話說孟龍圖與著侍講父子，遂同忠孝王一齊見禮。魁小公子不等父親開口，便向王爺深深作揖道：小姪告退了，姑父不送。

言完竟自轉書房，也不閒行看哪方。千歲回眸看侍講，贊了聲，舅兄何福得賢郎。寧馨英物非常有，相府風流後再揚。侍講含歡稱過譽，姑父錯愛姪難當。言完時下齊歸坐，孟夫人，遂向龍圖道細詳。女婿已經知道了，歸家就要上書章。此椿動地驚天事，

必須要，大家公同商一商。孟相吃驚低了首，沉吟良久看東床。

咳！索性奏明瞭呢，也好。但恐朝廷發怒起來，那時叫她經當不起。

侍講嘉齡笑起來，叫聲父母請開懷。妹夫總有回天力，管保君王赦詔開。

啊，爹爹母親，那劉國丈的十惡大罪都保全了性命，難道妹夫如此回天之力倒救不來妹子不成？

龍圖學士應聲然，回對東平千歲雲。明日當朝君上本，竟將細底奏天顏。老夫也在班僚內，少不得，為你陳情決此端。須要求恩寬赦了，爾其別事可周全。王爺大喜躬身應，小婿是，做主惟憑我泰山。話說之間排上膳，龍圖父子共陪餐。於是飯過香茶上，千歲抬身告別還。韓氏夫人回了禮，手拉袍袖囑連連。

小君侯呀，我把女兒交與你了，不要害她性命。

王爺含笑應連聲，岳母無憂但放心。管保明朝天子赦，還送一位好千金。東平千歲於時退，孟相爺兒送起身。跳上朱輪乘寶蓋，回到了，紅牆碧瓦自家門。稟知國丈王妃曉，就往書房裡面行。左右親隨齊伺候，開窗拂案做雕楹。這一個，廊下搗火忙煮茗。那一個，幾上移爐貯貯芸。磨得濃墨呈過筆，王爺打稿不遲停。心得意，面含春，看數行來笑數聲。始末情由俱寫上，語清機密盡呈明。言談激切感憐憫，義理流利甚慘情。奏的是，鄙相本身原孟女；求的是，天恩浩蕩賜成婚。懇的是，大彰君德寬諸罪；望的是，下恩臣私作主分。本稿打完觀一遍，東齋呈閱老王親。亭山國丈連稱好，也不批來也不增。千歲欣轉方欲寫，報稱有客候安寧。於是邀入書房坐，直到了，日暮黃昏始起身。

話說忠孝王等客去，天已晚了，遂入舞彩宮吃過夜膳，告辭了父母，帶著了本稿回到靈鳳宮而來。

窗前坐下遣書僮，知會東邊金雀宮。此刻事忙無暇至，早關門戶一重重。僮奴去後回來復，煮茗焚香左右從。千歲於時膳奏折，雪紗窗下燭搖紅，篆煙輕飄鼎鼎中。寫罷表章將二鼓，王爺得意笑融融。起身屏退相隨僕，自己層層關了宮。解帶寬衣歸錦帳，夢魂竟到巫山。

話說這忠孝王宵來不曾睡著，此夜倒一上床就做了一場交親大夢。

睡中走馬見君王，上了陳情一本章。天子果然心不怒，賜婚正是鄺明堂。銀鑾殿內成花燭，靈鳳宮中人洞房。錦帳春風多得意，繡衾喜色正溫香。做起半夜成親夢，早聽那，隔院疏鍾動曙光。

卻說忠孝王正在夢中成親，忽聽見曉鍾已動。書僮到窗下叫道：小千歲起來罷，太王爺早已坐在堂中了。忠孝王睡中驚醒，忙得斜敞衣裳，亂登靴腳，就起來開宮門。

匆匆淨面不遲延，束帶披袍又整冠。帶著本章朝外走，紅燈引道至前邊。亭山國丈同饗膳，飯罷齊齊出府間。不用夫轎騎白馬，大排鑾駕駕中轎。老王爺，朝靴斜插葵花鏡；小千歲，蟒袖高揚白玉鞭。父子相同登御道，早觀一片火城連。龍圖穩坐紗窗轎，侍講端乘深鎖軒。孟相爺兒都到了，大家會合玉墀前。九重天子登金殿，文武官，劍佩齊齊禮聖顏。

話說元主駕坐早期，眾文武禮參已畢。這日卻值梁丞相不在班中，殿值官高聲道：萬歲爺諭下，有事出班見奏，無事捲簾退班。一言未完，只見皇親隊裡應聲道：有呀，臣東平忠孝王皇甫少華奏聞陛下。

一聲答應閃奇英，越眾離班向上行。劍佩鏘鏘登寶殿，衣冠濟濟步彤廷。高呈奏折橫斜笏，拜倒地，年少金枝玉葉人。

臣皇甫少華罪該萬死，有本章冒瀆天威，乞聖恩垂鑒定奪。

成宗帝主聽端詳，急喚東平忠孝王。卿有何情來奏朕，莫不是，要尋原配走他鄉。荊襄女子雖非是，還有那，雲貴迢遙兩地方。待等撫臣俱復奏，其時國舅再商量。若然卿是辭朝意，寡人也，不在金鑾看本章。千歲聞聽天子語，手呈奏折拜君王。

陛下啊，微臣不是辭朝，請覽本章便知詳細。

元主方呼取上來，近臣接奉獻當台。金獅壓住睜龍目，字上行行往下瞧。自始至終觀一遍，竟不覺，手敲御案叫奇哉。

啊唷，奇哉，奇哉！說什麼保和殿大學士鄺明堂就是孟麗君麼？寡人不信，天地間哪有這樣裙釵？

自從欽點狀元名，就在朝綱做翰林。博學大才稱第一，居官辦事極稱能。後來太后也醫好，朕將他，升任尚書兵部臣。

咳！好一個鄺明堂，他做尚書的時節就奏朕掛榜招賢。

招取英雄定遠方，果然海外敗而降。於時大拜三台位，替寡人，治得朝中這等康。如此一真賢宰相，難道說，竟非男子是紅裝？

啊唷，奇絕了！哪有此事？龍圖閣先生何在？鄺明堂果是你的女兒麼？不要錯認了，擅談寡人的宰相。

朝廷閱本大驚奇，口口聲聲說是非。忠孝王爺心內急，早觀孟相伏玉墀。斜橫牙笏階前跪，叩首當朝奏袞衣。

陛下呀，忠孝王本上真情，鄺丞相實是臣女。

麗君親筆有真容，貌與明堂相國同。臣久疑其應是女，故而請彼探其蹤。陛下呀，初五之期認過親，明堂實是改裝人。臣妻韓氏昏將去，她看見，母病垂危始說明。只因為，一點忠心猶未盡；只因為，四椿罪款不能輕。頭件是，女身易服欺天子；二件是，人贅梁門戲大臣；三件是，攪亂陰陽居相位；四件是，誤人婚嫁犯嚴刑。麗君故此深瞞隱，無可如何只得雲。不敢言明方暗認，叮囑下，老臣夫婦莫傳聞。有人漏泄東平府，今日裡，忠孝親王奏至尊。

啊唷，陛下呀，臣女孟麗君罪該萬死，乞看親王之面，我聖上格外准恩。

龍圖言訖叩金階，抱笏三呼首不抬。孟相方才趨殿下，嘉齡隨後上庭來。袍袂舉，佩環開，俯伏低頭奏帝台。

臣侍講學士孟嘉齡奏聞陛下，望吾王動鑒垂憐。

切念敬聖母在堂，只生一女一兒郎。妹遭劉氏門中逼，易服而逃走別鄉。幾歲深沉無信息，臣母是，憂深成疾不能康。朝呼夜泣難忘念，骨瘦形消瘦重殃。九死一生真可歎，都虧了，認親以後得寬腸。

啊唷，陛下呀！我皇上好生之德，乞念臣母一脈哀求而赦臣妹四般重罪。

倘蒙聖德恕同胞，孟家全室感緒袍。伏乞天恩垂洞鑒，念臣妹，忠貞素著在當朝。嘉齡奏罷忙稽首，武憲王爺也出班。只見他，朝袍飛動四條龍，明佩鏘鏘響應風。越眾出班忙進禮，斜抱著，一條牙笏拜天容。

臣武憲王皇甫敬奏聞陛下：懇我皇上的浩蕩天恩，臣媳麗君雖屬身當四罪，但亦無奈而行。頭一件女扮男裝，只不過是全身之計，若不如此，怎保冰霜之節？第二件欺哄大臣，這是梁丞相自令愛女招親，又非臣媳故意戲弄。第三件攪亂陰陽，麗君雖是婦人，卻未嘗有誤朝廷政事。第四件誤人婚嫁，微臣聞梁爾明次女，就是替嫁劉奎璧跳昆明池殉節的蘇映雪，繼作螟蛉而贅婿的。若然如此，前者已蒙聖恩詔贈義烈夫人，只須得與麗君同歸臣兒便了，就不算誤人婚嫁。

就求我，朝廷做主判姻緣。亭山國丈言完了，年少王親也上前。

啊唷！萬歲呀！鄺保和實是麗君，望天恩從寬赦罪。

荷蒙聖上念微臣，降諭諸方代我尋。浩蕩皇恩銘肺腑，涓埃國事報朝廷。如今此係真消息，不敢不，冒死陳情達聖明。伏乞重憐寬四罪，臣家與，孟門銜結在來生。

啊唷，陛下呀！倘蒙格外准恩，就懇吾王做主。

麗君之意要為官，她把婚姻放半邊。念微臣，花詒虛懸存正室；念微臣，寸心不負守三年。如蒙垂憫寬其罪，皇命成全此段緣。忠孝君侯言訖叩，淚沾錦袖跪金鑾。兩家父子齊求赦，元帝主，龍目沉沉往下觀。

啊唷，奇絕了，有這事！鄺保和若是孟麗君，她有什麼罪過？寡人不但宥，還要著實地旌獎旌獎。

古今誰有此裙釵，連中三元拜家宰。變理明陽真大治，扶持社稷好奇才。這般女子何曾見，哪有個，朕倒糊塗歸罪來。

啊，龍圖閣先生，麗君的小像何在？取上來與朕躬一看。

君王殿上一聲傳，喜壞了，兩姓爺兒四位人。俯伏金階齊頓首，三呼萬歲謝龍顏。荷蒙寬赦諸條罪，臣等是，銜結常圖後世間。忠孝王爺心大悅，笑盈盈，叩頭再拜啟君前。

陛下呀，孟麗君的真容現在臣家懸於正室。如若吾皇要覽，待微臣走取呈觀。

九重天子笑相呼，卿等正身上殿坡。國舅不須親自去，待寡人，差官走馬取新圖。

呀，隨駕的宮官何在？速騎一匹快馬到皇親府裡，把孟麗君的小像好生取進朝來。是，領旨。

內官應命出朝中，急如流星快似風。元帝於是俱賜坐，御茶一盞遞金鍾。正然等候觀圖畫，已看宮官入九重。

啟萬歲爺得知：孟麗君真容取到了，恭呈御覽。

成宗天子笑盈腮，吩咐宮娥快展開。采女兩名稱領旨，新圖一扯現裙釵。半舒已露桃花面，全展方窺鳳口鞋。年少君王心內駭，慌忙立起九重來。觀面貌，看身材，好似神仙降下來。只見那，畫中顯然美多姣，倒影風流別有標。月白衫輕底半露，粉紅裙軟帶雙飄。繡鸞彩衲胸內斂，金鳳宮釵鬢上嚮。萬種奇姿言不盡，千般妙態語難描。真正是，沉魚落雁非常色；真正是，閉月羞花出世姣。真正是，天上也應無此美；真正是，人間大料少其標。君王看到情深處，不覺龍心搖兩搖。

啊唷，奇哉！這麗君竟是鄺明堂了，果與他一般面龐。

實可奇來實可奇，這般女子古今稀。才華也是無雙了，容貌如何又不低。真正羞花和閉月，果然落雁與沉魚。未觀圖畫還猶可，好叫朕，看了真容著了迷。

咳！當初皇太后原說他像個女子，寡人故此略略戲言一句，他便正色起來。

朕躬急得改容顏，不敢把，戲語相調司馬公。每議朝端當御殿，常談國事在皇宮。時時親愛和親近，也不過，惜貌憐才一片胸。

咳！哪曉得保和殿學士，原是個閨閣女子！

笑朕癡愚不識荊，彬彬禮法重君臣。憐才雅意難明說，愛貌幽情怕直雲。前者私行臨內閣，看了他，風流態度好搖心。烏紗粉面燈前美，綉帶輕裘靜裏新。言論高談真博學，雅才無謔實少生。朕竟不覺消魂矣，剪燭依依到幾更。只為未知真內故，放過了，多才多貌一佳人。

咳！好一個風流瀟灑的有才有貌的佳人！一笑一言無不是天然之趣。

國舅緣何福分齊，得這麼，才容雙絕一王妃。寡人枉做山河主，宮內誰能及得伊。早曉明堂原是女，朕躬也，不該老實與呆癡。君王想到情深處，心蕩神馳魂暗飛。呆立金鑾深戀戀，難分玉貌細觀觀。凝眸只看圖中影，也不說，像是真來像是虛。忠孝王爺偷眼看，正容而進問根基。

啊，皇上御覽何如？可像保和不像？

少年帝主一聽言，方始連聲說道然。小像十分同鄺相，看起來，明堂竟是女紅顏。待他覆命來朝內，朕替你，細細將情問一聲。如若果無差誤處，少不得，朕躬做主配良緣。成宗天子言完坐，皇親等，踴躍三聲謝聖恩。當下散朝鑾駕起，丹墀劍佩退千官。

話說成宗天子散朝入宮，只因有些私心，竟不把忠孝王的本章與皇后觀看，也不將孟麗君的這些情節，述與中宮得知。那孟相爺與皇親父子當下退出朝門，一個個互相稱賀恭喜，都感激皇爺格外的寬仁。哪曉得忠孝王上了這本，哄動滿朝文武。

大家一出午門中，圍上前來問始終。武將簪纓飄赤日，文官袍袖舞清風。慌促促，亂哄哄，果是王親與孟公。

啊唷，老國丈，小皇親，龍圖相國，侍講大人，怎麼保和大學士鄺丞相是個女子？這也古今無雙的人了！哪有個閨閣裙釵做到當朝宰相？

合殿朝官一口誇，人人踴躍挺烏紗。龍圖父子歡容動，國丈爺兒喜氣加。各自登軒和上馬，笑盈盈，欣然一拱便回衙。

話說各人當下都分路而回家，那孟夫人聞聽得朝廷赦了女兒，又且大家贊歎，真正是萬千歡喜。卻又愁著，這怎麼我們瞞著女兒，奏聞天子，著她出場來埋怨。

可嘆瑞柳一丫鬢，慣會得，貼壁挨窗聽密言。我與蘇家娘子說，要她回府亂胡傳。如今雖係君王赦，生生地，斷送吾兒一品官。

咳！為什麼要急？真正女兒說得是：要我回家，也不過嫁與夫家。

如今一本奏朝廷，夫婿匆匆要做親。嫁了麗君王府去，自家依舊冷清清。不如讓彼為丞相，倒可以，常來常往敘衷情。懊悔妾身無主意，含容不住就言明。機關洩漏蘇娘子，弄得了，皇甫門中奏了君。

咳，何苦！何苦！我女兒好好地做著朝廷宰相，要他家逼生逼死地斷送了麗君一品前程。

待等芝田到我門，預先要得說分明。從來男子少真語，莫叫他，娶了人去變了心。況有東宮劉燕玉，比不得，一夫一婦易調停。芝田日後如反覆，必要他，還我姣兒極品官。韓氏夫人心久悔，倒弄得，在堂坐立不安寧。只可惜，大官斷送多因婿；還恐怕，愛女回來定怨親。愁悶交加生氣惱，這天午膳竟無吞。慢談孟府夫人事，且表王親父子情。

話說武憲王父子上表回家，真是萬千之喜。太妃向蘇娘子道：你看不妨麼！只須得我小王爺本章一去，把孟小姐保得無罪了。孟太太何苦隱瞞，白白地擔憂。